

君子有所考焉是集也刻於丙子兵火之後而卷遂被焚於甲申之前義士所還之田計十頃有餘畝而義士之子孫合計所耕之田亦止此數所謂積陰德於冥冥之中以爲子孫長久之計義士之謂歟

跋家禮酌

家禮之行於世者從來不知幾多家而文公獨著文公家禮文公所行之禮也有程子所行者朱子不敢行而大儒行誼謹嚴晰禮深微千古而下推程朱他人莫擬焉然且不能槩同況人各尊所聞行所知其同而異異

夏峯集

卷五

書

而同者亦天時人事之不得不然也何足怪乎文公亦云凡禮有本有支愛敬其本也儀章其文也愛敬不可見因儀章以見其愛敬故嘗究觀古今之籍因其大體之不可變者而少加損益於其間以爲一家之書竊自附於孔子從先進之遺意如本之不務而儀章度數模倣曲盡失文公之意矣

孫少師年譜跋

按公譜長君高苑令銓讀禮三年泣血茹苦編次成之未授梓而高苑君沒高苑次子之藻訪余渥城謂兵燹

之後先少師年譜已多遺失并牧齋先生所爲狀亦未
得存中夜起坐寸心如焚余曰牧齋以狀付余余固恐
其有遺失也已存副本於笥中矣之藻喜極欲泣謂少
師復作因盡出高苑君所爲譜屬余訂之并補其缺余
卒業至遺失處未免掩卷嘆息常於雞鳴夜氣時追憶
平生所見所聞再採之牧齋所撰述因令博兒錄之得
若干卷公生平大節庶窺一斑至其纖悉曲折語言頓
色總公之精神所寄高苑君所譜子孫當字字珍之萬
不可令再有疎虞也南都之刻止生賣水田二頃爲公

夏峯集

卷五

蓋

了此甫竣遂付竈底噫造物者或忌公宣洩大盡耶語
言文字所以傳神也公之神照耀天地輝映日月不借
語言文字而傳但後之君子欲見公鬚眉思公功德則
愈重公文字重公語言耳

跋北地雙忠

鹿公從孫公而東也張太宰問達謂孫公曰鹿職方已
擬敝部司官但聞閣部仍擢之邊奈何孫公曰人情於
銓於邊趨避何狀鹿君趨避卽不同世人豈得奪世人
所企望不可得者而加以世人所裹足不敢赴者且其